

初

潭

集

初潭集序

初潭其何云初歲焚竹  
即算秦止故日初潭也夫与子  
之首發也者紀之雖無核文而得  
而實傳也是以后算秦傳也正焉

莫索傳出而後以虛子可至首然  
易善後傳必而後之云虛子  
寫空身過于卓秀子也序曰為  
虛子而後者皆以虛非虛行則  
德亦來毛者虛行而後又取

事之掌紀施以召政之文學  
志亦其志也其傳曰志高位也云  
淺而多文學者高而多施也施內刻  
者生之罪也以子有口比弟施亦  
则多丽友之也正孰能闡一而可

平六日以支燭之之舉也燭一  
端又且以燭先既移燭一人之之  
取至以燭許允之燭色而先  
許士為自之之之之之之之  
及後而燭來取至而之之

子以某不善於事君而情于  
而直在事之以理者是預往變事  
而但為無以如常方允之役叔也  
而往在後方據而云史贊至古  
元始極為憲憲則以之子之掌

只可是一婦人之言也。堂而  
儀也。三教何以人士敬孔門而四  
科而重儒學。多至後於此乎。  
也。故立廟廟則三年之祭也。中  
絕三生。寫出。將何不見。余至

古為只年少可也坐之子曰五  
常為利少主復取事之多子亦  
此先於後也孔氏之說也子而為  
古至而簡絲其也余叟自為寫  
孔氏之學也此亦可也子與

去馬去漢可矣何以  
簡漫使李贊序



又叙

臨川王撰世說自漢亦以至魏晉二百年間物事上上下古今固未備也桓氏類林起自羲軒迄於勝國備矣而後迄世說於載堂以母役乃不利之

書耶其見草矣惟其見草叔類  
林伯俊為不利之書焉今觀二書  
雖平載不同時而碑金宛然半神  
若一孚者而而讀之不為悅目乎為  
賞心真前後自相映發令人應接

不暇也聲則傳神寫照于阿堵之中目睛既點則其人凜凜自生氣益三毛更更有神且并其不必傳者而傳之矣雖曰以參為主之矣不可矣夫四體妍媸本無關於妙矣

子載而後端主神師我知其不屑也  
而況於虎頭哉茲則非非善画師也  
曰徒拟其四體妍媸云爾神者不  
傳為自己久之畫之不傳其道因左  
於是溫陵卓然李和當曰是畫也古

之則連璧亦之則瀆珠母沒類林  
自永並行於世矣特矣劉孝標  
之種母沒是一母沒也類林者廣母  
沒亦母沒也皆所謂母沒也而類林  
備矣又既謂之廣母沒矣沒矣以世

致合於類林以少從多以多視少  
合而為連璧又案為印不可此老人  
閑參之一便非自附于昔賢而曰老若  
矣猶括述而不作也且安在乎必於  
母說類林等參聖教之劉氏諸人等

列而為四焉而後為也者類林成  
於萬曆戊子之春余復以是秋德  
於龍潭之上至潭而讀之讀而忘  
其而復含賞心悅目於是焉在矣  
乙二書為叔不益一毛亦不敢譙為

至書而但曰李氏初潭至初至潭  
首讀此也嗚呼何代多人物恨多  
沒人者何世希音特恨多嘗音  
著今不念傳神者之難遇而徒羨  
人物盛於魏晉尤惑矣謝安

云。於長原画有蒼生以求而無之。  
古人物猶魏晉也。而於南宋雖  
矣。余是以歎之。然則李氏初潭雖  
志盡也。運志歎也。

初潭集總目

卷之一

夫婦

一有總論

一合婚

二幽婚

三喪婦

四姤婦

卷之二

夫婦

一才識

二言語

三文學

卷之三

夫婦三

一賢夫

二賢婦

三勇夫

四俗夫

卷之四

夫婦四

一苦海諸媼

二彼岸諸媼

卷之五

父子一

一教子

二賢子

卷之六

父子二

一孝子

二文字

卷之七

父子三

一慧子

二貌子

三官子

卷之八

父子四

一喪子

二泛子

三俗父

卷之九

兄弟上

卷之十

兄弟下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師友二

一 儒教

二 道教

三 釋教

卷之十二

師友二

一 聚書

二 鈔書

三 讀書

四著書

五六經子史

卷之十三

師友三

一爲文

二博物

三談學

卷之十四

師友四

一 音樂

二 藝術

三 書畫

卷之十五

師友五

一 清言

二 嘲笑

卷之十六

師友六

一山水

二隱逸

三湯社

卷之十七

師友七

一酒人

二達者

三豪客

卷之十八

師友八

一論人

二知人

三鄙人

四智人

卷之十九

師友九

一知己

二相思

三哀死

四推賢

五規正

六篤義

七文難

卷之二十

師友十

一學道

二道學

三會說

四令色

五少年

六標榜

七詆毀

八易離

卷之二十一

君臣一

一聖君

二聖臣

三賢君

四賢臣

卷之二十二

君臣二

一明君

二忠臣

三正臣

四清臣

卷之二十三

君臣三

一能文

二能言

卷之二十四

君臣四

一英君

二能臣

三暴君

四諍臣

五癡臣

六昏君

七哲臣

八愚臣

卷之二十五

君臣五

一縱君

二侈臣

三貌臣

四譖主

五奸臣

六庸君

七強臣

卷之二十六

君臣六

銓選諸臣

卷之二十七

君臣七

牧民諸臣

卷之二十八

君臣八

一將臣

二相臣

卷之二十九

君臣九

一贊相

卷之三十

才相

君臣十

一廉勤相

二畏慎相

初潭集總目

夫婦篇總論

李溫陵曰夫婦人之始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  
子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有上下夫婦正然後萬  
事萬物無不出於正矣夫婦之爲物始也如此極而  
言之天地一夫婦也是故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則  
天下萬物皆生於兩不生於一明矣而又謂一能生  
二理能生氣太極能生兩儀不亦惑歟夫厥初生人  
惟是陰陽二氣男女二命耳初無所謂一與理也而  
斷然無二之有以今觀之所謂一者果何物所謂理者

果何在。所謂太極者，果何所指也？若謂二生於一，又安從生也？一與二爲二，理與氣爲二，陰陽與太極爲二。太極與無極爲二，反覆窮詰無不是二。又惡覩所謂一者，而遽爾妄言之哉？故吾究物始而但見夫婦之爲造端也。是故但言夫婦二者而已，更不言一，亦不言理。一尚不言，而况言無無尚不言，而况言無無何也？恐天下惑也。夫惟多言，數窮而反以滋人之惑，則不如相忘於無言，而但與天地人物共造端于夫婦之間，于焉食息于焉言語，斯已矣。易曰：大哉乾。

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資始資生變化無窮保今太和各正性命夫性命之正正於太和太和之合合于乾坤乾爲夫坤爲婦故性命各正自無有不正者然則夫婦之所係爲何如而可以如此也夫可以如此也夫

初潭集卷之一

夫婦一

○一合婚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爲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王永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猶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爲亂倫之始。虞陸不同。同是賢者。

劉廷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人通經者。

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別設一席，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婿，誰坐此者？」延明遂坐。祚志湛然，瑀以女妻之。

此婿好臉皮

○鄰太傅遣門生與王丞相求女，婿丞相語鄰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鄰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婿，咸自矜持。惟有一郎，在東床上坦腹卧，如不聞。」鄰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此婿好肚皮。

鮑宣妻桓氏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伯鸞德耀真可兩對矣

梁鴻字伯鸞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要同

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襄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耀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入霸陵山

中以耕織爲業。詠詩彈琴以自娛。仰慕高士爲四皓。  
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作五意歌去。  
吳作詩至吳依臯伯通居廡下爲人賃春妻具食舉  
裝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儻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  
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  
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巖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  
我子持喪歸及卒。伯通爲求葬地於要離塚傍。咸曰  
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令相近。

此婦求夫求道德也。又曰伯通亦非常人。鴻可謂

得所主矣。誰知鴻亦眞烈士乎。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容覩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爲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

帽齒遇

四面一樣皆得齒及

此婦求夫求勢利也又曰好女子與文君奚殊也有好女子便立家何必男兒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武子爲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儻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使母帷中察之旣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耶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美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

○與婚武子從之兵見數年果亡

異哉鍾氏也

○曹公聞丁敬禮才美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  
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眇恐愛女未必悅不如  
與伏波子懋太祖從之尋辟敬禮爲掾及與論議嘉  
其才朗曰丁掾好士卽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  
但眇是兒悞我

愛才哉曹公也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

理家人深以爲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曰：阮家旣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旣見婦，卽欲出。婦料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惟容耳。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此夫嫌婦太無目也。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旣還謝家意大  
不悅太傅憇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  
何以恨乃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兩大中郎羣從兄  
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此婦嫌夫真非偶也

高柔婦泰山胡母氏女年二十有七年之覺而姿色  
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旣罷官營宅於伏  
川馳勁之情旣薄又愛鑿賢妻有終焉之志尚書令  
何充取爲參軍侃侃應命眷戀綢繆不能暫舍相贈

詩書清婉辛切。

此人太真。

周稚都作太常清潔守禮盡敬宗廟嘗卧病齋宮其妻哀稚都老病闕問所苦稚都大怒以妻干犯齋禁收送詔獄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諱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此人太假

諸葛令女庾氏婦旣寡誓不重出此女甚彊正無有登車理妝旣許江思玄乃移家近之初斂女云宜徙

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女覺已不復得出  
江郎暮至女且哭且詈積有數宿江彪暝入恒在對  
床後觀其意稍帖慰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  
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  
下男子厭何預卿事旣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嘿  
然而慙情義遂篤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翹無人與婚孫興公有女亦  
僻錯無嫁娶理故諸文度求見阿智旣見便陽言此  
定可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亦不惡但吾寒

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慶欣然遂啟藍田。  
藍田驚喜，旣成婚，女之頑嚚過於阿智，始知興公之  
譖。

孫興公諸葛令愛女之心一也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惟一女，甚有姿慧。姑屬公覓婿，公密有自壻意。答曰：佳婿難得，如婿比云何？姑曰：喪亂之際，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却後少日，報姑曰：已覓得壻處，門地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請因下玉鏡臺。故姑大喜，旣婚，交禮女以手

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玉鏡臺是公爲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爲掾賈女於青瑣中望見壽說之恒懷存想後婢往壽家具述女意壽聞之心動遂請婢爲通音問得期而往壽矯捷踰牆而入家人莫知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宴會聞壽有奇香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散充計武帝惟賜已及陳寔餘家無此疑壽與女通而垣墻重密門閨急峻乃托言有益令人修墻使人反曰其

餘無異。惟東北角如有人跡而墻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卽以狀對。充秘之以女妻壽。

十洲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  
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歇。李  
生曰：賈充賊奴，以女妻壽，是亦可也。溫之詐壽之  
偷等耳。壽以高材捷足，故偷溫以有扇遮面，故詐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後遇赦得還。  
充先已取郭配女，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  
外，不肯還充舍。郭氏語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剛介有

不氣卿不如不去郭氏不聽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脚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卿道何物

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語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王文度爲桓公長史時桓爲兒求王女王許容藍田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膝上文度因言桓求已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溫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報曰下官

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

孔淳之與王敬弘並爲人外交。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轍。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恠之。答曰。此固農夫田婦之禮也。按淳之少高尚。與徵士戴顥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遊。淳之居剡縣。每有所遊。必窮幽峻。嘗遊山。遇沙門法崇。因留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縊忽入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

竺僧度少孤獨與母居求同郡楊氏女若華未及成  
禮若父母繼亡度母亦卒度覩世代無常乃舍俗出  
家若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理乃與度詩  
曰太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固巨消芥子亦難  
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膚榮華崇不茂日夕就彫  
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  
口羅紝可適軀華冠可耀首安事自剪削航空以害  
有不道妾區區但令君惜後度報詩云機運無停住  
倏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芥子豈云多良田去不息

○令川上嗟不聞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緩身  
誰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罪福良由已  
寧云已恤他若華後遂出家

○二幽婚

○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  
日出宅西獵見一鹿舉弓射之鹿倒而復起充逐之  
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有一鈴下唱客前  
充問此何府也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  
人節有人提樸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

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爲君索小女，  
婚故相延耳。」卽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  
手跡，便歎欷無辭。崔卽勅內令女莊嚴，使充就東廊  
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  
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勅  
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  
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  
至家家人相見悲喜交集，推問知是崔而入其墓，追  
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駢車，乍浮

乍沒既上岸充徃窺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  
共載充見之欣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  
見人卽見少府充徃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盃別  
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艷當時顯嘉  
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  
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  
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盞可顧兒恩愛從此別斷  
絕傷肝脾充取兒盞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  
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間兒誰是汝父兒逕就充懷

衆初恠惡傳省其詩慨然嘆生死之玄通也充詣市  
賣益高舉其價不欲令售冀有識者歛有一老婢問  
充得益之由還報其大家卽女婢也遣視之果是謂  
克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  
益著棺中今視卿益甚似得益本末可得聞不充以  
事對卽詣克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克姊曰我舅  
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煖溫也願休強也卽字溫休  
蓋幽婚也其兆先見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  
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爲漢尚書植子毓爲魏司空寇

蓋相承不絕云。

于寶父有嬖人寶母至妬寶父葬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藏見婢伏棺上就視猶煥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嘗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寶因作搜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劉尹見而戲曰卿可謂鬼之畫狐矣

曹操幼子倉舒卒操傷惜之甚掾邴原有女早亡操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殮非禮也後文帝作倉舒

誅有云、貽爾良妃、襪爾嘉服、蓋操考求甄氏女合葬矣、李長者曰、曹公聰明、惑溺至此、矧餘人哉、然惑溺固極聰明者事也。

○三喪偶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

荀粲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婦亡未殯、傅嘏往唁、粲不明而神傷、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粲曰、佳人難再得、

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過也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槩生平簡貴不妄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裁十餘人悉同年相知名士哭之感動路人

8曹公痛子逾知其子之必欲有婦荀子痛婦逾知其婦之必欲以身爲殉體悉人情一至此哉然荀之葬也送者無多人而人人皆知名士哭荀至於感動路人則荀真人世可惜之人矣雖無多人實無多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孫楚集云：婦胡母氏也。其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序，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孫子荊文生於情。王武子：情生於文。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爲庾兒婦，既寡，將改適。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故其亡也，庶念亡兒，若在初沒。

好。

○王戎子綬欲取裴道女，綬既早亡，戎過傷慟不許人。

求之遂至老無敢取者

王戎不成人王戎大不成人

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言自同服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爲天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婚娶未幾喪亡繼之娶之何難而喪之何易也者於此不可不發深省矣夫旣喪矣則百年而喪與數年而喪一也回視向者擇配之審合聚之難苦切之痛歡樂之極如飄風過雨雖影響無痕有

者此悉遷太子所以識之早也

○四妃婦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爲妾。甚有寵。常著齊後主始不知。旣聞與數十婢授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爲動容。徐徐結髮。歛手向主言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神色間正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賢主哉。雖無色而能好德。適男子遠矣。

○賈公問後妻郭氏酷姪有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躍充就乳母手中嗚之郭望見謂充愛乳母卽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他乳遂死郭後竟無子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猶漢之樓護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爲之損王夷甫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

婢以錢遶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閨行呼婢曰：舉却阿堵物。

王平子年十四五見郭氏貪欲令婢路上儋糞諫之  
郭大怒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屬  
小郎急捉衣裾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窓而走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婿於禮爲不敬  
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

王丞相有妾姓雷，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謝太傅劉夫人性忌，不令公有別房。公旣深好聲樂，

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甥輩。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云是周公夫人云。周公是男子。相爲耳。若使周姚撰詩。當無此言。

王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王公使不能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瑣臺中。望見諸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答曰。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知。驚愕大恚。命車將黃門及婢二十人。

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闌。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故謂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叙謙志。蔡曰。不聞餘物。惟聞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王大愧。後故貶蔡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聞有蔡充兒也。

此六者真潑婦也。然亦幸有此好漢矣。

初潭集卷之一